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二）

榮祭酒遺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

(二)

吳　海　撰

聞過齋集卷之三

書傳　墓誌銘　哀辭　祭文

與林侍制清源書

向在山中。承不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目。有翰林國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與執事之宜爲是官也。竊用爲喜。若其去就。尙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嚴。犯之恐得罪。閒有曰。身病母老。難以遠出。將母而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烏有奉百齡之親。卽萬里之仕哉。又有評是數說者曰。爲前之說者。通人也。爲後之說者。拘者也。又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耶。吾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十八九。如後之說十二三。揣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比度較量也。海實無識。但愛公不啻衆人。忽聞車從欲出。驚遽惶惑。凡今日從諛之徒。常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獨今日獨可取乎。近而公之子姪與親黨。遠至公之交游。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況公之心亦未可知乎。海惟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別後答貢尙書書

海。草茅賤士。居遠於市廛。游絕於公卿。無名譽於時。嚮者先承車騎枉顧。謙撝所被。揣分奚宜。頃因別次。閣下握手惓惓。久不忍釋。稱古之贈言者。必令進其聾瞽之說。以裨盛德萬一。海一時不敢奉命。退而思

之。閣下於我若是。果知我何如哉。誠感閣下之誠。不能自已。故託書以謝。竊惟古之君子。道已明。德已立。年位已高。聲光已流。則汲汲然作成後之人。而所謂作成者。非但寵之位藉之勢而已。必教之以不能。勸之以不能。其所未至。增而益之。開而大之。使各成其才德也。才德既成。靡不適用。然後稱道而薦達之。雖不稱道薦達。而其聲譽爵祿。皆可自致。古之先達。所以作成人材若是。故人不能忘也。今之君子不然。其於人一切禮貌之有加。推譽之過情。又撫靡而嘆咻之。恐或一人不得其懽心焉。在下者以是爲恩。在上者以是爲德。由是先達不能作人。而後進之成。亦不逮夫古矣。是不特一方爲然。而天下皆然。則既習以成風矣。士大夫風俗壞。國祚隨之。吁可畏哉。始閣下來閩。閩之人士。奔走雜沓。以俟進於門下者。若水之赴壑。有獲一承顏。一接語。退而莫不充然自得。不知閣下何術致人若是。將別有異說速化之耶。毋亦姑獎借以慰其意。俟其終將奮厲以有成也。今而三四年矣。夫才亦難得也。游於閣下之門。而拔十得五。豈無才俊之士。而不得所成就。亦誠可惜也。方今名德爵位如閣下。才學文章如閣下。人所趨信如閣下。而不以古道自任。不汲汲然作成於人。徒使人之悅己。閣下亦安取人之悅己爲。此不肖之所甚惑也。屢承下問。不敢有告。誠感閣下臨別拳拳之誼。故竭區區。吐口之不能言者。誅譴敢辭。惟望存察。

復陳左丞書

月日。海再拜復書左丞閣下。海、田野之夫。閣下誤聽而過詢之。以謂明智之士。夫明智之士。慮足以周物。敏足以識機。毅足以有決。故緩急濟於用而不失其正。如海賦性頑固。猥執所學。不能變通。每覽載籍。觀

前代之得失。視當世之行事。雖竊以爲私憂。然念道與時違。才比衆劣。遂退伏泯默。將三十年。其自處誠已審矣。閣下忠信仁武。誼安一方。八閩之人。獲存視息。一旦一暮。悉由公賜。顧強敵未盡克。四方未盡救。閣謨遠略。固當汲汲。今賢人俊士。彙在軍門。奇謀廣策。收拾畢用。如海疏陋。實無所取。虛辱來命。惟增悚惕。海頓首再拜。

與使者書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於世。而士之懷材。亦思見用於世。雖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懷材者。綽綽若有餘。其志實常相通。未有禮意俱至而不就者。故有材不適用。用不適時。徒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敢應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強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海自總角迨今。既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流。誠以賦性愚戇。遇事疏拙。故自有知以來。絕意當世。非不欲進。不敢進也。非固欲退。乃安分耳。屏居村落。忽郡文學至門。奉閣下嚴命見招。閣下誤聽何人。以僕爲賢耶。閣下誤聽而求之。在閣下不爲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爲過矣。且國家安取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乎。僕向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實。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飾自修。見夸大爲多能。見隱伏云高尚。閣下勿遽因人言而信。夫人之知人。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辱閣下意待之勤且厚。何敢不以情告乎。況海之事勢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廢邋年。不能離床第。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夕憂惶。宿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測之憂。惟閣下高明仁恕。老

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使海得侍奉菽水湯藥。誠願誠幸。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爲養。計多得餘日。以酬大恩。古人所謂烏鳥之情。惟閣下憐之。本欲趨謁。實恐閣下不知此情。遂加促迫。是以不敢而布書左右。伏祈懷感。惟望情恕。

與秦景容書

海再拜景容徽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尋至河口。追餞不及。沿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煙塵蔽隔。音問難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廢逾年。起止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輭腳疾。是亦幾廢。今鬢髮盡皓。無一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下嫠婦癡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興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爲僕念此。又凡今日求退者。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足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投鄭彦斌書

衰病之悰。久願與世疏隔。足迹數年未嘗一至城府。親戚知舊。吉凶慶弔之問。亦絕往來。非是無情。但欲省事。庶幾不撓於心。少延微軀。幸畢大事。免爲天地間罪人耳。去年使者見招。倉卒奉書。吐露情悃。深賴仁慈。不奪素志。近日邑丞下逮。又承使命。召赴史局。僕驚悸迷惑。寢食不安。雖有親戚朋友。不能告愬。是

用僭越干之執事。夫僕多病質弱。未壯已衰。此人所共知也。舊有腳疾。不時發動。發則重骾不能點地。痛楚不可堪勝。亦人所共知也。去年患痞癆。以九藥塞耳。癆雖得愈。反受聾病。遂成廢人。與人語言。以指畫掌。旁觀笑侮。誠可羞恥。如此何復可以見人。夫史事當紀實以傳將來。如僕僻處窮山。時事全不通曉。加以聾瞶。人雖告之不聞。如此可令給事文字之末耶。方今士大夫、材識者不少。可使編錄。必能成就。如僕摧憊之餘。如更強之不能。將喪心失志。言不能成。縞復思念。萬一官府不聽。迫令驅使。委不敢承命。寧受罪責而不悔。執事知其久廢而無用。閔其情事之未伸。句白一言。俾得從容養痾。以存視息。而久死之骨。得遂歸藏。則海之衡感當何如哉。臨楮傷切。惟幸孚察。不具。

閩寡婦傳

吾嘗讀列女傳。信人道必本於夫婦。夫婦正。則父子兄弟。可得而正焉。暇日、取鄉邑婦人。能守義不失。爲衆所稱者。稡而錄之。爲世勸焉。黃氏者。閩縣清廉里黃俊之女。永慶里何登之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生男纔四歲。女生纔四月。上無姑嫜。傍無姒娣。產業隳墜。不足自給。有勸其適人者。黃氏曰。吾夫不幸。迫於橫禍而死。遺孤藐然。歲時祭祀。實託於我。吾奚忍棄之。且自始與之齊。卽誓不變。今而乃負吾心乎。勤儉刻苦。日夜紡績。以育其子。鄰有富人。恃貲力。每欲侵之。不可。乃挈男女歸外家。依父母以居。俟男女既長。乃還。銖積寸累。漸復舊業。年七十。猶執女工不廢。閭里歎服。其姪宗原。爲余道。宗原、純慤謹行。善蓄於友。其言不誣也。嗚呼。世下俗偸。民行不立。士大夫不顧廉恥。棄君賣友。生而負之。況其死乎。觀於婦人。亦可

少愧哉。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王也先不幸。其配孫氏。卒於家。其子福建江西行省郎中行潮州路總管那木翰。泣請於其所游吳海曰。翰不幸生五歲而母夫人夏氏見背。賴繼母孫氏夫人鞠育。恩意隆重。如己自出。幼復多病。貽夫人憂。先將軍沒。夫人刻苦持植門戶。翰甫受學。夫人卽語以立節勵建功業。顯親揚名。稍長、襲父職。而夫人訓益勤。惟是孜孜奉承不怠。臺省薦辟。理郡撫邊。至於今獲免於戾。以不墜先緒。伊母力也。又曰、翰幼不省。聞家媪言。夏夫人性嚴厲。治家如治官府。孫夫人寬裕和愛。專務以恩撫人。宗屬親睦。家始貧。夫人勤蠶績以給衣服。下逮卑賤。凡飲食衣服。大小必均。僮僕嘗有罪。夫人不加怒。而善喻之再三。後竟無犯者。又曰。昔吾父沒。賴夫人獲以時葬。從先祖之域。及翰從事於外。十有六年。世多變故。道不得通。溫凊之問時闕。比鄉人來云。夫人沒已久。嗚呼痛哉。翰昔孤露時。生死未可知。賴夫人有今日。夫人待翰以終老。而翰不及養。念此大負。何以爲子哉。夫人生有淑德。其婦儀母範。表稱一鄉。其有功王氏甚大。然生不蒙夫之榮。享子之奉。遭時喪亂。又不究於壽以沒。歸將合祔於先將軍。先夫人之兆。吾子其幸畀之銘。以與金石長久。庶幾追翰不孝之罪。言已、益泣不已。海悲其意。不能終辭。遂因其語而次第之。按王將軍、家世河西。元初領兵鎮廬州。因以爲家。墳墓三世皆在廬州。先夫人夏氏、封合肥縣君。夏氏、由宋太保貴以來。爲州顯姓。夫人合肥人。年若干。來嬪將軍不三年而寡。夫人無丈夫子。所生二女子。夫人卒五十有

幾。海惟婦人之德不外知。觀翰之好善篤學。居官巍巍。正直不阿。而仁愛惠下。知其教之有自也。古今母教者多。如王陵、范滂、陸績、陶侃皆由賢母以就德業。流聞於後世。若孫夫人可不謂賢哉。銘曰。

坤道至靜。順裕而純。懿哉夫人。其德淑溫。來嬪未幾。迺隕厥天。介介獨立。躬勤志堅。教子能政。休聞載宣。不待於養。胡嗇於年。勒珉幽墟。來者其傳。

黃孝仲哀辭 有序

至正十九年夏四月日。清廉里黃孝仲卒。其孤幼、未能有知。其家貧、其葬未有期。予與二三友哭之哀。求表孝仲之良。而當世名公無識之者。孝仲又無事業文章。足稱於世。予閔之。孝仲少與予同學。孝仲能潛心以力。故能博記經史子傳百家雜言。治尚書。於詩易無不通。喜考古制名物度數。性沖淡簡嗜慾。色溫而氣和。貌若處子。體若不充衣。語若不出口。閒不善面發赤若自愧。外與物無忤。而中實臧否。寡與人交。或終歲不至城郭。人有犯、不與校。衆以爲懦易之。自紅巾後。民狃習於亂。是歲四月盜復熾。城外多從之。孝仲挈家走逃山中。里惡少年知其處。迫脅之。不從。縱笞掠。不勝其毒。驅以行。過常思嶺。孝仲竄伏深林。匿四日不得食。會賊敗。乃歸。時餓已困。猶奮然率鄰保。執脅己者。欲治之。爲鄉尊長所抑。孝仲惟一子。幼甚愛。子覓果。孝仲抱入園。將取果畀之。覺瞑眩。遂仆而斃。嗟夫。孝仲之善裕於身。夫子所謂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者與。有扶植之。豈不薰一鄉哉。死不以其疾。又不臻於年。善可欲而世不知。予知之而不能顯。其亦閔也夫。孝仲名則忠。初字伯慈。繼予更其字。死年四十六。辭曰。

修短之數兮緊命自天善惡之軌兮其由在人世所厚兮璣玉冕紳子所慕兮道德爲賢畏時俗之機巧兮既甘心以隱淪胡盜賊之猝興兮乃不能充其身衆多忮而實繁兮子獨孑孑而無親遭困辱以僨踣兮懷忿恨之未伸自古及今兮人孰不死順則安兮生不義其可恥吾非子之傷兮傷子之懿死者如有知兮冀生者之有泚

林公偉哀辭有序

子壻林公偉少從學於予予擇於諸生而妻之性恬靜好學自力介然有守不隨流俗所尙與人交誠以莊不喜諧謔初若澹然終乃覺其可親其素質類吾友黃君冀仲其文學類吾友盧君希韓其自守類吾友鄭君以弘是數人者皆已沒而公偉不幸亦蚤死顧其家貧母老父喪積年不能舉遺孫在襁褓存者無以茁而爲生沒者無以畢大事不特其賢之可痛也昔書隱公愷悌樂善居官有惠政以祿壽考終予以公偉之性行狀貌酷肖其祖意其畸嗇一世其壽考必將近之何謂遽如是耶長歌之哀逾於痛哭辭曰

惟人之生天地賦形修短厚薄之不齊兮孰尸之不得其平賢何困仁曷不壽兮暴奚富不肖孰與之修齡將世道反覆使之然兮毋天人好惡之異情子生之不辰兮年方幼而禍嬰窺孤生其何如兮危朝露與秋螢既純粹又好修兮緊性命之孔靈追遐躅於往哲兮味淳哉於遺經不事外以衒耀兮惟內篤以省成衆橫騖以縱騁兮子獨守夫沈冥衆飾奇以務譽兮子獨保夫堅貞夫豈無翼不飛兮無咮不鳴折

角鏃羽兮。虞爲犧牲。摩光劑采兮。懼爲指名。曾所懷之未展兮。嗟溘死而不見夫河清。嗚呼大奠不調兮。誰識珍烹。大玉不琢兮。孰知精瑛。豈斯文之欲喪兮。吾道之不行。夫人豈不死兮。吾知子死之不瞑。人孰不傷兮。惡知我至痛之無聲。

阿彝哀辭

汝之生兮。不如無生。胡既付以性兮。不畀之以齡。念汝幼哲以如匏兮。炯雙眸之晶熒。迨初脫於襁褓兮。始學步而伶俜。或扳緣於書閣兮。亦蹀躞乎家庭。曾角巇之幾何兮。儼首弁之如星。性靜默以自守兮。行純篤而有經。內祖訓之攸服兮。外師模之是承。既勞心於典籍兮。復致力於溝塍。耕與讀之不廢兮。吾謂汝家之當興。年十五而逾二兮。勢如日之方升。天何降此疾癘兮。嗟遠近之相仍。遭毒焰之孔熾兮。遂羸困而弗勝。汝胡罹此不幸兮。與季隕而爲朋。惟汝仲之孑立兮。形弔影之煢煢。父擗地以欲絕兮。母泣血而無聲。叔悼令姪兮。弟惜賢兄。祖愴深而痛巨兮。懷百感而憂幷。噫木之未茂兮。嚼擷其英。器之不窾兮。故捐其成。身不得享其眉壽兮。學未足以成其令名。孰謂修鵬巨椿兮。此爲朝菌與秋蟪。嗟汝之生兮。不如無生。嗚呼使我痛汝兮。難爲情。

王山人哀辭

物之生兮有死兮。天命固然。死者不可復生兮。故死爲人之所難。仁者殺身以成仁兮。義者忘軀而徇義。彼甘之若芻豢兮。棄餘生猶唾涕。偉哉子之耿介兮。既任直又信修。思古人以自範兮。靦時俗與沈浮。顣

難險阻之備嘗兮。盤錯亦云其屢試。攄所懷之未竟兮。山河儻而頓改。退靜伏以默默兮。閱天星之旣終。何鵠板之掇賢兮。空藪澤而不容。撫今昔之異時兮。中激烈而慷慨。謂子女之事人兮。尤且從一而無二。吾豈夫之不若兮。曾不顧夫廉恥。吾亦焉用此生爲兮。遂永決而永逝。山雲淒其動色兮。溪雨愴而增悲。松嗟柏怨蘭桂惋兮。白鶴嗷而玄猨啼。彼負義而偸恩兮。羌不失其富貴。此秉節而不渝兮。乃獨得乎顚頲。維綱常之在世兮。如日月之行天。子自擇死兮。寧不爲賢。嗚呼國安有鬼兮。相見乎下泉。

擬招有序

林懷之數嘗言高羅田林升之賢。詢其爲人。曰、和而不汙。簡而不抗。坦然樂易。與物無競。眞隱德君子也。適予至其鄉。凡其親戚鄰里故舊。贊之如出一辭。噫、信可謂善人也已。又聞其人豁達瀟洒。性恬淡。薄於世故。未四十、卽鬘角髮。鹿裘素帶。游心物外。慕養生導引之術。未幾。被邑薦授棨縣簿。不樂案牘之勞。違其素志。踰年得疾以卒。衆咸惜之。觀其畫像有出塵之趣。想其雅度。愛之而不及識也。其子方將入蜀負喪往來。有二萬四千里之勤。爲賦招魂一篇。亦寓予追悼之意云。

魂兮歸來蜀都不可以留些。叢山峩嶸陰穴虎豹。宮猨猴些。長江鬱怒。迅疾千里。絕安流些。湍烈矢激。怪石林立。森戈矛些。棨鄉窮僻。簿書塡委。期集稠些。鹿鹿奔走。終日不得暫夷猶些。大塊假息。顧念往日。端若浮些。羌徽髣鬼惡厲不可與爲儔些。魂分歸來。蜀都不可留些。魂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歸墟極望。渺茫瀰些。盪薄地戶。浮天倪些。曜龍銜景。挂桑枝些。天吳海若。驟閃尸些。昧谷杳冥。窮崦嵫些。弱水一羽

力不支些。白虎鑿齒。猛狻猰些。槃瓠雜種。羣迷離些。炎荒鬱蒸。祝融宅些。沸波如湯。火井熇些。有蛇人面。淵伏射些。鳥蠻拳髮。被裸裼些。魚籠腥穢。生噉食些。朔方幽都。寒兢兢些。日月不照。黝冥冥些。禽獸珍育。草木不生些。魑魅魍魎。浩縱橫些。伺物出入。加侵凌些。芒芒土中。奠后祇些。畫區分野。禹力胝些。千里斷絕。人行稀些。白骨夜泣。風淒淒些。陰燐四出。星月悲些。煙雨白晝。長紛霏些。魂兮歸來。四方不可以之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山川宛昔。景物繁些。榕陰百步。蔭相連些。石梁度水。瀨潺潺些。春花錯繡。爛晴妍些。沚有昌歜。沼有蓮些。菊爛熠燿。黃金錢些。冬雪眩曜。瓊瑤天些。終歲娛樂。足盤桓些。歸來歸來。高羅田些。宮室閬閎。侔市廛些。崇閎俯衢。瞰清泉些。涼館燠室。華且鮮些。幄帟張設。樂具縣些。圖籍博局。陳後先些。融神適意。在所便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沃壤蕃殖。多豐年些。九穀登熟。飫糗糧些。宿醪五投。滑且堅些。雞鶩野雁。羔犢豚些。蔬擷於圃。矢魚淵些。調芳百味。斷葷羶些。醉飽既具。燕閒安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室媵婦孺。迎修門些。童僕婢御。左右分些。思極想象。意精專些。胖饗悽愴。目睟睟些。載進載入。無逡巡些。高堂繐幕。啓靈筵些。盥沐礦浴。湯蘭熏些。饌羞牲齊。衆豆籩些。沈檀且爇。畫燭如椽些。圖畫設像。儼當軒些。貌肖對越。語不傳些。衰麻菲屨。杖經環些。哭聲上顧。達皇天些。拊膺頓地。淚迸泉些。痛毒酷烈。中涓涓些。夢寐成通。志意宣些。宗媛世婦。有弟昆些。骨肉恩愛。念棄捐些。哀音不絕。思纏綿些。山靈壑怪。來蜿蜒些。寒蟲助悲。咽鳴蟬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祖兆北域。考西阡些。松柏巃嵸。翠生煙些。精神聚會。長周旋些。福澤後嗣。永載年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七巖秀色。霄漢連些。白雲英英。常巢其巔些。靈鳳白鶴。時往

澶些.眞人恍惚.下翩翩些.子如從之.可登仙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

祭鄭氏甥女文

死生之際.人孰不悲.我悲獨深.欲將告誰.汝母吾姊.當娠汝時.年二十六.產死而斃.念汝之生.尙安可期.既脫襁褓.又離孩提.視汝長成.幸汝有歸.壻亦吾甥.室家孔宜.生女生男.我懷怡怡.汝家凋敝.汝力扶持.道汝艱難.我內如刲.去載入山.我禍滔罹.汝遠來唁.相對淚垂.寬譬百端.謂之數畸.孰謂汝歸.奇疾遽隨.豈無盧扁.望勿能治.汝弟汝妹.汝姑汝姨.環立拱視.愛莫能施.張目待盡.汝情若而.嗚呼.人以百歲爲不足.汝竟如此而止.昨日見汝之生.今日見汝之死.吾哀誠不能置也.嗚呼.我昔哭姊.痛視汝存.今日哭汝.不忍諸孫.汝有神靈.相其成立.受命不豐.庶爲後福.殯宮孔邇.幽坎何期.祖奠一觴.庶幾享之.

祭鄭以弘文

嗚呼天乎.謂天不言.所出者理.善人之生.爲天地紀.善人遽亡.天一何恃.或者謂治世天道昭明.亂世天道反覆.是固然邪.是不然邪.賢哉鄭君.耿介獨清.懍懍操節.長松堅冰.上師聖賢.抱守遺經.視黃金不富.駟蓋無榮.世之何物.足以動子.直不能與世俛仰.隨時重輕.則爲造物所厄耶.賢哉鄭君.吾黨之師.曩嘗一相見.令人愧厲數日.今其已矣.誰爲念益.此予所以傷心刺骨.蓋與君心交而神契.非徒惻惻而已.噫.是果命之然耶.世之名一善者.近亦往往淪謝.自哭君之後.復哭二三友矣.嗚呼天乎.天胡然哉.匪言之長.以宣我哀.

祭葉祺文

人之始生。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曰丈夫子。彼窮與達。數有偶奇。彼短與修。命之不齊。在己者崇。在天者俟。惟曰懷居。乃士所恥。古人有願。馬革裹尸。首丘屬纊。視死何悲。子有錢基。有時有勢。出門耿耿。一笑萬里。煌煌京國。玉粒桂炊。子留兩年。不知客羈。曳裾王門。珠履追隨。囊錐脫穎。薦牘交馳。有志不遂。有才不施。命不與謀。誰能謀之。嗚呼嗟嗟。大江西流兮。粵臺之下。江之悠悠兮。岸幽幽。楊花飛兮送行舟。子之行兮萬里。望中原兮阻修。嗚呼嗟嗟。朔風起兮吹黃沙。黃沙驚兮亂棘眼。雲憑憑兮念子遠。春雨深兮烹鯉魚。秋雁來兮重寄書。忽乘風以長逝。逐飛仙之瓊裾。嗚呼嗟嗟。可奈何。氣填鬱兮淚滂沱。悵後期之不復。惜往日兮奈何。尊有酒兮豆有核。長歌下招兮心結懠。耳聽兮語言。容貌兮吾前。情枉切兮不得宣。恨枉深兮不能傳。知死則天有定分。吾爲爾獨憐。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嗚呼。君家在蜀。而墓於此。蓋生於此。長於此。仕於此。沒於此。得不爲閩人耶。方煙塵之蔽空。望故都其何許。委順則何往不安。乘化則何在非寓。七十已稀。何必百齡。青袍足章。何必緋紫。念君賦性。孝慈以友。念君與人。敬信可久。君之居官。守法畏咎。徒限資格。不得盡試。晚嬰末疾。粵自前歲。屏居謝事。不出門戶。每一相見。則趨然喜。及其別也。常泫然涕。謂我知君。欲托以死。嗚呼。君平生居而不怡。老而不釋。沒而不瞑者。我固知之矣。君亦自知之。是果海所能理。能承此寄而不負耶。聊觀造物者而已。吉日良辰。爰卽幽宅。

惟茲宅兆。既堅且好。君手所營。君目所覩。妣兆在右。實惟君配。萬載之寧。君孥於左。嗚呼已矣。平生相知相愛之情。固無間於死生也。有酒在尊。君鑒此誠。能舉之否。

聞過齋集卷之四

箴　題跋　贊　雜著

聞過齋箴　有序

海自始知學。竊有志乎聖人之道。然資質愚昧。平日所爲。鮮能不悖於理。中夜以思。惕然內懼。誠以人之有過。不能自知。而他人知之。人知之而或將告之。不知其樂聞與否也。則亦將不告而已矣。然則雖欲聞之。安得而聞之。用是扁其見賓會友之所曰聞過齋。夫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爾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其忍遽自棄乎。敢固以請。而箴用自警云。

人之有過。鮮能自知。知而必改。其躬乃治。嗟予小子。實寡實陋。雖曰有志。而未克就。循心以思。據己而爲。是敢謂然。自信不疑。戞戞心皇皇。如疾在體。曷賜之藥。而有弗喜。幽幽冥行。擿埴取塗。曷炬燭之。而有弗趨。君子愛人。示之以德。既教既戒。俾我弗惑。遷善則有。改過則無。申以朝夕。誨以坐隅。

愼獨箴

右承襲思永、得太子賜書愼獨二字。請爲作之。

人之一身。心實爲主。外以應物。內焉發慮。是心之發。其端甚微。人不能測。惟己獨知。惟正惟邪。爲善爲惡。爲公爲淸。亦爲私濁。當其發時。如弩發機。謬則千里。差由毫釐。於何愼之。閒居暗室。愼之又愼。深致其力。

勿謂爾獨。上帝實臨。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孰明匪幽。曷隱不顯。無怠思微。戒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不自欺己。意乃可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舉而措之。若掌斯指。噫、言之甚易。爲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爲山。星文煌煌。青宮所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

愚樂齋箴　有序

吳居眞扁所居室曰愚樂。或問之曰、子以爲大智若愚。學老氏之學者哉。將玩弄世故。而自處默默乎。將與衆嬰兒、而自爲谿谷乎。將忌清泠而爲汙濊乎。將以退爲進。思不殆不辱乎。將虞斲是虞。爲不材之木乎。將與人有餘。而自取不足乎。將爲人不屑、而惟善其獨乎。不然、奚其愚之足樂乎。居眞曰、吾豈爲是數者哉。吾質鈍而懵於事。然觀世之騁智用私而務計數者、終日役役然。竭力疲體。勞神敝精。而忘其性命。吾恥焉病焉。不若拙之無作爲。靜之得自適也。故以愚樂名焉。吾將學爲聖賢之徒。肯從老氏者哉。予聞其言而喜之。因其請。箴以勖之。

在昔顏淵。善學聖人。終日如愚。步趨逡逡。在陋巷亦樂。不知其貧。其愚如何。四勿愼身。博文約禮。從夫子循循。其愚如何。仰鑽瞻忽。迨卓爾益親。天道且變。心不違仁。曰吳氏子。亦克有志。寧樂其愚。不飾其智。名其齋居。朝仰夕企。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惜陰齋箴

陳生璚。自表其齋曰惜陰。求予言。箴以貽之。

爲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志分古人爲學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垂帷家園絕迹韓子焚膏窮年勿息嗜學若茲寧不成德今人爲學或怠以嬉既閒既斷無有緝熙暴棄不憚忍於自欺四十無聞由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迫及時不學汝將何爲大禹聖人寸陰尚惜衆人分陰豈可虛擲媛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禽獸臍不可噬後悔何任誦言座隅以代砭鍼

吳彝字箴

族諸孫彝始冠楊先生字之曰有常予重爲之箴以厲成德云

民有常德實天賦生蘊而爲性發而爲情手攝足履目視耳聆必循有則乃踐厥形聖人安之渾然天成賢人執之反身而誠道不可離理無定名承親爲孝事上爲貞禮正家室義敦弟兄四方上下舉挈其平毋縱爾欲度爾常程毋越爾分懼爾弗稱常言必謹常行勿輕見得視義思寵若驚多金重組布被藜羹在命有定適時或丁厄巧所謀非力能抨惟善常率惡爾常懲反常爲異妖或以憑反常爲逆禍乃以興有常弗惑有常弗爭嗟嗟小子如日方升告教爾字爾式斯聽如轡在御如木從繩動考爾常如射斯正靜守爾常心存日營德輶如毛言舉弗勝道豈有遠在人能弘隆師親友博史窮經事觀往昔載稽典刑勖爾不怠德立道凝自天降祐胡考以寧我言諄諄將爾服膺

題醉圖

右醉圖。坐而飲者三人。從傍臥者一人。坐而背相倚者三人。抱琴而行不進者一人。扶曳蹣蹌。還顧而笑者二人。一人俯而傾憑者在其前。一人仰而頹僮從後擁。一人弛衣跣足。偃首橫體若弊。兩僮舉而遷之。凡醉者十三人。僮四人。嗟夫。彼舉而遷者。身世已不可知。頹者傾者。微二僮即仆矣。還顧者豈不見抱琴爲可笑耶。坐者三人。度不能起。欲相倚以爲安。乃頸折腕脫。兩手據地。各披一面。而飲者方且拍浮舉白。酬酢相屬。不知臥者已在傍矣。嗟夫。孰不飲酒也。而遽至於是。果何美而嗜之不置。前者昏昏。不省後人之倚飲。後人但飲。肯顧前人之已迷。商辛以此亡其國。江左諸人以此亡人之國。良工心苦。徒發醒者之笑。是徒醉魂千載猶未寤耳。

題商山四皓圖

嘗觀李伯時畫四皓商山圖。意趣幽遠。筆力精妙。宛然千數百載如見其人。因念少時讀西漢傳。四君子避秦亂以去。采芝賦詩。若遺世者。至漢高欲易太子。大臣不能止。呂后用留侯計。延致四君子。復出。遂從太子見上。此卷謂馬遠作。予雖不能識。然韻度高古。亦足爲佳。觀其三人離立矍鑠。蒿目若深憂。攢首若共語。一人仰空曳杖去之。豈計欲出山。三人已相唯諾。其一人尚未定耶。將昔人之見與予同耶。因書以寄意耶。毋乃畫者都不省。其布置偶若是耶。是足以發予衷云。

書三先生帖後

右三先生手帖。伊川、晦翁、各一。南軒二。伊川書世不多見。南軒答宜州一帖。論莫才都事。公文之外。別附

此簡見閻臣州將之情相通而慮事之詳如此伊川書敦重樸素如周彝商鼎巧麗遇之自厥南軒書精神動越晦翁意思雍容其心畫皆出於自然令人敬慕不已彼世俗專以媚爲工而學者紛然專以求其似亦何謂哉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文公先生道德事功被世其寸紙片墨流落人間自當爲世所寶況平生交游往復書札其子孫寶之宜何如邪此卷前四幅文公與黃連使書後兩幅右曹與左藏書五世孫華出以相示捧玩之餘敬識於左夫君子之於前修往哲觀其迹則思其人慕其人則企其行非徒寶之而已

題半方所

道天地間無乎不在在人之所契焉耳若吾夫子歎川流之逝子思子視鳶魚之察伯淳茁花柳而至樂存堯夫玩風月而清意足彼四君子則然他人其不然乎蓋達人因時而知化遇物而燭理景觸於外妙契於中明月在天容光必照隨規而圓隨矩而方方圓大小不繫於光而繫於其所受至體無虧因遇而應若丘隱君之所悟不其殆是乎夫如是則謂之方亦可不謂之方亦可以之名亦可不以之名亦可隱君之言固不盡意意有在於言之外將有善悟者得之

書張原霆文集後

世俗爲文務辭勝而已然多不根於理豈古人立言之意哉吾輩幸生濂洛諸儒之後聖賢之道大明於

是爲文而不根於理。則亦無足觀已。張生此卷。殆百餘篇。皆於道不背。信有本者如是夫。

書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後

宋至德祐。國事已非。元年二月。似道出督而自潰。宜中當國。冬十月。遣柳岳赴燕城。議納土。求封小國。直學士高應松。辭草表。乃以京局劉褒然權直院爲之。二年二月。少帝北遷。參政高應松、僉樞謝堂、臺臣阮登炳、郭珙、陳春伯等從行。是時王爚爲相而去。章鑑爲相而遁。陳文龍、黃鏞、僉樞密、辭母老而遁。宜中、留夢炎、爲相。又相繼而遁。惟前相江萬里。家居赴水死。其餘執政、臺諫、侍從、制帥、監司、守臣、往往多降與遁。迨景炎十月。陳宜中又遁。而宋亡矣。嗟夫。委質爲臣。固將死之。仕危邦。無可去之義。安享其利。危則棄之。誠亦何心。觀詔中求助之言甚切。其志亦可悲矣。若應松。亦可謂不失臣節也已。彼一時降與遁者何人。使高公亦或爲彼之爲。今此詔猶存。簡書不足畏。獨不愧其子孫乎。此詔高氏寶之。幸勿使降遁者子孫見之。將竇遺恨於其祖也。

書宋武岡守楊公遺稾後

自古及今。君子之慮小人不審。而尋被其禍者。衆矣。予因慶元君子之事而有感焉。宋寧宗之立。趙忠定公汝愚之力也。遣侂胄白意太后不得。事因關禮而決。侂胄認以爲功。而忠定處之觖望。忠定亟收海內名士。將以興治。侂胄意不便。旋於其閒陰引同惡。以傾善類。未幾去首相。不與廷議。事多從中下。李沐何人。敢爲禍首。事無可指。遂諉以同姓。圖不利社稷。蓋將一網盡之。章頴、徐誼、呂祖儉、衆人。皆以救忠定。相

繼罷斥李祥、楊簡、又出補外。儉人之黨立朝殆徧。事亦無可爲者。而六館諸生。乃復有能回天拔山者哉。若武岡守楊公宏中時方爲太學生。與其徒六人。上書闕下。彼忘其身之危。將以一杯水濟一車薪之火。豈不智不量其力。蓋義激於中。雖以試刀鋸鼎鑊而不悔。可謂難矣。當時稱六君子。夫豈虛美哉。忠定既竄。學禁旋興。禍如東漢之季。馴至開禧天下幾亂。嗚呼。小人得勢。豈徒君子之不幸。實有國者之大不幸。究論其卒。彼亦何利焉。至今武夫童子。聞侂胄之名。咻咻唾罵。若楊公之後。無賢不肖見之必曰慶元君子之後。莫不加敬。是理安可誣哉。抑予又論。士大夫於天下大故。不避禍難。憤切言之。至於朋友僚屬之際。其事不係天下之重。而能悉心以規諫者益寡。非秉心不私。而愛人以德者。詎肯然邪。觀公與汪察院一書。蓋可徵其平生矣。公之五世孫綱出公遺像及公文稟。瞻仰之餘。敬書卷末。噫。世有誦公之文。覩公之容。不汗背泚顙者。亦幾何人哉。有內揆不能。而外爲大言以欺世者。公之罪人也。

琴贊 有序

元統甲戌。予以十金貿一太古琴。名曰霜鐘。其聲清以亮。韻以辨。自然以安。超然而遠。閒嘗試之。取數琴合奏一曲。出戶遠聽。衆聲之中。一聲掩衆聲而獨鳴者。霜鐘也。信其實矣。愛之甚。調之三年而反其人。不能忘之。爲之贊以記之曰。

匪絲匪桐。豐山之鐘。匪搏匪拊。至音渢渢。凝霜在野。素月流中。冥心有契。神化無功。

霜鐘本泉州某家世器。至治間里有蘇某者。善審音。因商於泉。一見而奇之。以番物直百金易之

以歸甚寶之後家貧其孫以質十金於予予復寶之三年而贖歸持價倘五十金又數年家益貧遂十五金貨之予亦不能復售也因贊霜鐘漫記其事

逍遙道人眞贊

昂然霄漢之志裒然宗廟之器錚乎金鐵之剛絢乎組繪之秀豈毫素之末所能寫其一二然袖中黃石之編足下冷風之履殆將於汗漫者爲逍遙之游脫汙濁而棄泥滓也

直方贊有序

潁川陳某始來郡城予識之皙白疏俊好學而文裒然佳公子也不見將三十年今年訪予七巖山下雖風采如故而顏亦向蒼聽其論嶷然不隨流俗波靡予喜之夫人年少氣銳未嘗見事莫不妄自許高視闊步議論陘一時語爵祿金玉不肯屑意至其終身所經營者乃其所不屑爲者也不幸遇患難窮困百爲不得一遂則垂首帖耳低志下意視顏色於人若戚施籧篨然何恨也若子之意氣今昔未嘗小異豈不賢於人哉子以直方自號請言於予予惟子之賢於人而不狎於人者固其在此然以自守則可以自矜則不可矜雖未至忿戾亦必取怨疾於人甚非君子之道也吾之愛子也故以君子之道語焉昔者夫子贊易於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夫坤有柔順之德二居中得正故動而直與方苟非柔順之德恆於中則其動未必能然直而至於訐方至於不可行則亦焉用爲德矣昔人有惡曲者終身不棄車有惡圓者終身不肯仰視天好惡之蔽甚至於此今子之好直誠無若昔人之惡曲子之喜方誠無如昔人之惡

圓曰直與方皆以順發之則德豈有不善者乎爲之贊曰

坤有至性曰順與柔善承乎天其德優優二於其間正體凝位動直以方吉無不利厥利伊何直乃其正方乃其義君子法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既立德斯不孤無行不宜又何疑乎曰直與方於是爲大聖賢可幾孰不予畏

友石山人眞贊

油然春雨之心肅然秋霜之氣鷙鳥獨擊冥鴻高逝昔時皐蓋朱轓今日麻袍草履此山之巓彼水之涘長嘯獨行與石爲友

薛子威眞贊

畫所能擬者子之形容所不能寫者子之心胸好學如不足爲德務益充其待人也恕其愛民也若恫單父宓子賤中牟魯恭觀者因吾言以求之則薛子焉可逢

自贊

爾之憂謂學之不修其不憂蓋於人何求追往駕而不及喟獨行其誰仇策駑鈍以自勵將歲月之無遒惟岱高其可仰庶卒歲而優游

刊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儆

吾讀冠禮而思身之未修讀婚禮而思家之未齊讀喪禮而思愛親之未純讀祭禮而思事親之未至吾

不孝大矣。吾罪多矣。嗚呼。皇天矜予乎。鬼神相予乎。祖宗保予乎。往者不可及也。惟兢兢以自勵。庶來者其可免夫。

感春操　傅德謙作琴操曰感春。屬予和之。

春之陽兮。卉木具菲。蓮之愆兮。六合具腓。時既邁兮可追。文欲墜兮。懍乎予中之危。予朝不食兮苦饑。夕不寐兮式歌以唏。悠悠昊天曷慰我思。

木石居辭　有序

會稽胡生。放曠不仕。自號木石居子。名公廣爲賦述。亦徵予言。予陋且固。豈足發明深旨。辭以問之。生越人而寓於甌。自閩視之。地皆東北也。故稱北東之人。辭曰。

北東之人兮。子何木石之與居。桓桓蒼蒼以挺植兮。淩霜雪以爲娛。魁危磊磈。終古而不變兮。塊獨守夫貞固。偭同類而弗羣兮。狎異物以爲徒。將中契而道冥兮。外不言而形喻。噫于噫于。黃農遠兮有唐虞。莘則耕兮渭以魚。我思古人兮中鬱鬱以紓。末之從兮。吾將穀城與申屠。已焉哉。松柏斧兮牛其蘞樗。石則言兮鞭以驅。戶且棘兮曷云其途。四方上下兮一爲籧篨。子之所兮何如。北東之人兮吾將諗諸。

答問

吳子遯居水西。閉門不出。客有過焉。問曰。吾子亦有憂乎。曰有。曰。然。吾視子衣服不及時。饘粥常或虧。終日轉徙。無有定居。然竊怪乎子室雖貧。不踖踖以求於人。迹雖窮。不潰潰以撓於中。談古道今。言論無取。

倜衆違俗。獨立雖與。子非拙以愚。非喪心失志。其不憂如何。吳子曰、聖人有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安足憂哉。然子謂我愚拙實然。亦豈喪心失志乎。吾幼好學。長而彌篤。攀前修之逸駕。追往聖之遐躅。既孜孜以求道。屢顛沛而不易。牽繩制墨。以就繩矱。年過伯玉而猶非。志慕仲尼而不及。閔閔乎。老之將至而弗覺也。是敢不夙夜惕厲。畏且懼乎。此吾之內憂也。若乃感幸野而懷伊尹。仰西山而思伯夷。誦鴻雁而哀流人。披壬風而悼彼黍。而又閔杞人之無寄。嗤夸父之不量力。則吾之外憂也。抑又思夫古之人。相告以善。相勉以義。書曰、胥保惠胥教誨。今之人。相尚以詐。相飾以僞。詩曰爲鬼爲蜮。若是者皆我所憂。而貧則非也。客不悅曰、吾不曉子所謂。吾聞衣食足然後知禮義。今子饑寒之不卹。而道是謀。困躓之不徹。而學是力。誠所謂憂不切之憂。務不急之務。已之多云。又以慮夫人之謬惑不通。吾向徒愛子。今視子若是之固。流離困厄。皆所自取。尙未知底所。吾亦何有於問子哉。亦不能問子矣。揖而去。

書禍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禍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七篇。凡六經聖賢之言。未嘗多也。商周以下。秦漢以來。十八代史記。紀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畢世不能盡其卷帙。無益於心身。不資於國家。非有補於教化風俗治道。徒爲多矣。況其偏蔽邪曲。足以湮正理。炫耀反覆。足以蠱人

心其揣摩計較欺奪足以壞治道使人身心不安順上下不相親禍祿不常有皆是書之罪也然其言或放蕩而無涯或幽昧而難窮或狎志而易入或近利而有功故世鮮有不好之者至其詼諧鄙俚隱謬神怪之淺近可笑誕妄不足信者則俗儒賤工又爭取以爲博物洽聞夫楊墨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縞意上之人有王者作將悉取其書而禁絕之然後讀書者得以專其力於聖賢之言精其志於身心之學玩其意於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而書爲有益於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滋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諸儒講論定其品目自經史某書某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禁其他則皆禁之諸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近世諸人之文悉加纂輯類爲大全其餘一切除去必祕府不蓄絕其根本然後出令天下非官所定民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利鬻場屋引用者黜降停革民間文字不得引用無稽之言（如女媧補天・長房縮地・嫦娥入月・阿香驅雷・夫齊諧雜俎・列仙傳・搜神記・幽怪錄・之類・與異書既絕數十年之後童穉生長不涉異聞其心志不惑惟經史聖賢之言入者爲主於以養德毓才廣量成器其效豈小小哉

讀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二十二章凡以陰爲守以捭闔飛箝忤合揣摩爲用讀之使人神志遁叛道德消喪眞世之大賊也豈但探囊胠篋發櫃而已人非內有所定而遽觀之未必不爲所蠱既賊於心必賊於人用而賊天下國家傳而賊於來世若是之書惟當棄而不觀若是之人惟當絕而不交妄與之言必爲所誘嗚呼

二帝三王之道惟不行。而世有是人。聖賢君子之學惟不明。而世有是書。豈徒斯人之不幸。抑乃天地之不幸。而至今存何耶。有聖王者作。是人固當誅。是書固當焚也。吁可畏哉。

榮祭酒遺文

榮肇著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向閱邑志有元祭酒榮肇宅在硤石鎮預備倉卽其故址墓在縣東北五十里俗稱榮歪頭墓附載宋濂所作像贊而刋傳無之故不詳其字去冬獲見元鹽官州牧申繼賢譔榮氏二奇女傳始知其字曰子輿今春又從顧子高民得許醇夫編修所譔榮祭酒傳具述其出處生卒踪跡復得其遺文十二篇後有王中驥跋亦云其兄穀原比部鈔自許太史家惜鈔時作細字草稿又遭庸妄人涂抹批點而蛛絲煤迹墨黯紙殘殆不可卒讀余別錄是本而悉心校訂焉嗟乎自古能文章而不傳於世者多矣彼布衣之徒懷才抱德比事屬辭不得志而死身名俱歿固足悲耳至若名公鉅卿生前赫赫著述等身不旋踵而消滅或返不如布衣之聲施後世者尤不可勝數焉若子輿先生者言行如此卓卓而文章幾至不傳其它則又何說傳稱其生當晚宋通經史百家之言尤服膺洛閩之學嘗應京兆試適賈似道當國例自署非假道學方準試乃太息以爲君子患不聞道與不力學耳苟抱道自重雖餓死不附時相而獲功名遂拂衣而歸隱紫微山不求聞達元元貞初有薦于朝詔徵入召見稱旨乃補國子監助教晉祭酒居官三載卽乞休優游林下又十年而歿今觀其文平和條暢婉而多風陸宣公之奏議韓文公之五原彷彿其遺規足以維持世教正不必與虞揚范揭爭長直可與王秋澗姚牧庵齊騶並駕乃志乘不爲之闡揚邑人莫悉其表德殘編剩墨狼籍誰加之愛護將俾蠹魚而化燼燼閱五百餘年而僅存此十二篇之草稿豈不重可歎哉吾鄉以儒林著者晉有于令升齊有顧景怡梁有戚公文陳有顧允南唐有褚宏度宋有張子韶而元則以先生當之庶幾無愧惟宋景濂既作像贊而其修元史乃不爲立傳卽像贊亦不見集中贅

云先朝之老臣。當代之巨儒。似乎不合。宜云當代之老臣。先朝之巨儒。豈後人假宋之名以題歟。抑傳寫致誤歟。傳云子二。主敬先肇卒。孫溥克承家學不仕。按錫(績)霏雪錄云。榮子仁名僧啓。歪頭祭酒之子。達實帖木兒丞相之甥。草書學羲獻。一童以小篋負文房具自隨。嘗執筆畫烏絲。不用界尺。細直而勻。與太璞危公交善。其名與傳不同。或係後改。亦未可定。傳又云葬于紫微山之麓。考潘廷章峽川志云。榮祭酒墓在鎮西葉家埭。陳雲駿峽山圖志則云。國初掘毀。觀明祝鰲有榮祭酒墓詩云。鬱鬱佳城傍水涯。豐碑滿載舊聲華。往時固有碑碣。何至被毀耶。余訪其後人。僅有一家。以鬻冠爲業。問彼先世遺事。竟懵然不覺。更堪憫耳。方得斯文。峽之賢士曹桐石、吳榕園、顧葛民、皆喜出意外。桐石既跋其後。葛民復有題詞。行將謀諸同好。付梓以傳焉。是爲敍。嘉慶十七年夏四月。鄉後學陳鱣書于紫微講舍。

宰廬輾轉盡邱墟。屈指年經五百餘。獨有文章偏不朽。翻教聲價重璠璵。
巨儒名望共流連。著述終憐渺不傳。且喜東湖賢太史。獨能收拾到殘編。

顧瀾

榮祭酒像贊

宋　濂

先朝之老臣。當世之巨儒。橋門清貴。左圖右書。元君寵顧。後擁前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修髯大顙。此誠魁梧。峨冠博帶。可肅薄夫。噫。孟軻氏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舍公其誰乎。

榮祭酒傳

許　焞

榮肇、字子輿。世居鹽官之峽石。族極繁。然率多農家者流。唯肇之贈公。樂善好施。興稱篤行君子。晚年得肇。日者見而異之。謂贈公曰。此子後必爲名教之傳人。翁善植之。後肇入塾。果端謹不苟言笑。既長。通經史百家之言。尤服膺濂洛關閩之學。私淑朱子。以誠意正心爲務。父喪畢。應京兆試。宋季貢擧道當國。例自署非假道學方準試。肇太息曰。君子患不聞道。與不力學耳。苟抱道自處。雖窮餓以死。不榮于附時相而獲功名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僕卽不才。恥心尚在也。遂拂衣而歸。隱紫微山中。勵志潛修。學益醇粹。已而宋亡元興。儒者不見重于世。肇亦不求聞達。逮成宗初政。有薦肇於朝者。詔有司徵之。肇入都。召見禰旨。帝曰。子眞宋儒也。方今學者悖理叛道。先王之教不明。子宜爲國子師。以表率天下。乃補助教。晉祭酒。肇居官三載。方正誠慤。爲有元第一流人物。以年老乞休放歸。閩發程。朱緒餘。宋儒之書。燦然復明於世。優游林下。又十年而歿。生宋寶慶二年。卒元大德十一年。壽八十有二。子二。主敬先肇卒。孫溥。克承家

學不仕。葬肇於紫徵山之麓。卽世俗所稱榮歪頭墓是也。

舊史氏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故必力學以求大過人者。何肇之理學經濟、皦皦若此。而世罕知。徒以歪頭之墓見稱哉。抑由元之輕儒與。後之無傳人耶。雖然。宋濂稱爲先朝老臣。當世巨儒。弗可及已。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舍公其誰。其推重至矣。

榮祭酒遺文

元 鹽官榮 肇著

論短喪疏

臣聞人心者、國家之元氣也、而人心莫重於敦本、夫人莫不本於父母也、無論官骸髮膚、爲父母精血所遺、卽夫鞠育之顧復之、飲食之教誨之、幸其成、慮其敗、靡朝靡夕、無在不繫于父母之懷、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蓼莪孝子所以哀哀于生我也、孔子所云三年之愛、爲宰我安於短喪、故發是言以警醒之、豈誠謂父母愛子、止有三年哉、先王酌理準情而制喪服、謂人子之於其父母也、思恩無窮而致哀則有節、示以中正之則、定爲三年、自天子至於庶人、貴賤同之、古者君薨、嗣君諒陰三年、百官總已聽治于冢宰、然此制可行于古、而不能行于後世、何也、後世之冢宰、非必有如伊傅周召之賢、必拘古制、不惟政務有所曠廢、而更不無他患焉、是不得不思所以變通之、周衰喪禮漸廢、而以日易月之制、則始自漢文帝、遺詔短喪、三月除服、文帝之意、乃謂臣庶于天子之服、非兼嗣君而言之也、景帝薄于天性、遂據此定爲人君居喪之制、自後相因、莫之能改、西晉武帝欲行三年之喪、裴傅等爭焉、武帝雖允羣臣除服、而素縗終喪、亦可謂賢矣、後惟北魏孝文、北周武帝、能行之、其餘蓋罔聞焉、夫人主以一人而統四海、日有萬幾、不可以三年致曠政務、則三年諒陰、旣不可復、而短喪又不忍、如周武帝所詔、軍國重事、親自覩朝、而衰絰之

服、苫廬之禮、悉遵前典、亦庶乎變而不戾于經也歟。然此人主不得已而爲之也。至於大臣佐理國事、或居喪而去位、豈無他人焉、可以代任其事者、而後世乃有奪情起復之說。先儒以爲有金革之事則然。夫卽有金革、使其人果有折衝禦侮之才、欲平禍亂、以救寧圖功、非此人莫可屬、則不得不從此變禮。如亦庸庸無所短長、自宜聽其守制。何事奪情而起復。而況乎非有金革之事耶。昔南宋史嵩之之起復也、徐元杰、黃愷伯及三學諸生、極論其非、嵩之亦格于衆論、不敢起復。嗟乎。凡爲此而進言者、豈得已哉。豈輕詆大臣哉。蓋欲扶翊綱常、正人心以護國家之元氣也。而近世封疆大臣、與夫郡縣之吏、乃有在任丁憂之事。夫旣曰在任、何爲丁憂。旣曰丁憂、何以在任。夫在任必有任中所宜臨之事、宜行之禮。將衰絰而臨事、行禮乎。抑易采服而臨事、行禮乎。衰絰則於事不順。易采服則於心不安。何可也。且凡丁憂而營留任者、豈眞重國家之事、而欲報效于朝廷耶。度不過貪位戀祿、不欲一日去其居官之榮已耳。如果心乎爲國、則平日居官、必勉盡厥職。不敢有一念一事、欺君而病民矣。而有不能也。則平日之曠職、負國已多。乃於居父母憂、將去位而托爲報效、留任辦事。其心尙忍問乎。夫官長者、士庶之所觀瞻而則傚也。而先薄于所生、則士庶傚尤、欲使人心之厚、風俗之淳、其可得乎。今士庶雖不敢短喪、而居喪之禮無存焉。非爲官長者、無以風厲之、以激發其良心而然哉。臣故謂上行則下效、致哀于其親、當先倡率之於有位者。況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欲望其盡忠于朝廷、必先使其盡孝於父母。養生非大、送死爲大。於父母之喪、但貪一官之榮、不思盡厥哀。其于君也亦不過逐利已耳。設國家有事、欲其鞠躬盡瘁矢報國之誠、臣知其

必不能矣。故奪情起復在任丁憂之弊習、斷宜禁而不行。使爲官者、各重於所生、以爲士庶倡。亦天子所以廣孝治天下之意也。正人心而厚風俗、以護元氣、其道蓋莫先于此矣。惟陛下察之。

民牧論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若是乎、天下之可愛者民。而可畏者亦莫如民也。聖王知其然也。是以常思所以保護而安全之。第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豈人主一人之身所能一一而親撫之。此不得不以宣布德教、委于牧民之有司。郡有守。縣有令。而又設監司督率於上、以察屬吏之治否。凡此。皆爲民之牧、承君之命、以保乂夫民人者也。夫監司統乎郡縣。守統乎令。而與民最親而近、衆務待以理者、則尤在乎縣令也。縣令、牧民之微員耳。其位卑。其事繁。其責重。而又受制於諸上司。爲之亦正不易矣。然使爲令者、誠能盡乎父母斯民之心。勉勉焉以教養其民、而俾無失所。則吏治修舉、亦庶無負於民牧之責哉。而無如吏治之不古若也。一有地方之任。他不暇顧。其心輒計曰。吾將何以肥室家而爲子孫計乎。是直以一官、爲居奇殖財之地。問以撫字、不知也。問以教化、不知也。卽問以詰禁、而亦有所不暇及也。其精神之所專注者、則惟在于催科。夫催科、乃爲朝廷惟正之供。萬無容於怠緩。然而賦有定數。征有定期。按期而征。如數而取。亦何害。近乃以先期力征爲能。以格外浮收爲計。急征暴斂。幷縱其書胥、及官之家人僕從、恣爲姦利。百姓怨咨。全不爲卹。司牧者、容如是乎。且其爲肥私之計、又不僅在是也。開賄賂之門。寄耳目於衙蠹。結心腹于無賴紳衿。於編戶內、搜察其家貲之厚

薄。一有事值、卽爲之關通說合、以攫取其賄。其所以網利之方、凡可以浚民膏脂者、蓋織悉靡遺焉。而民以病矣。夫貪牧蒞于上。雖歲歲豐稔、閭閻猶不無愁歎。不幸而遇凶荒之災。田禾無收。米價騰貴。民艱于食。比戶嗷嗷而有司則曰。是非余所知也。余所知者、惟有急於催科、以收其羨餘而已。催科益急。虎狼之役。四出鈎呼。橫行叫囂。民不堪擾。拮据悉索以輸。而有司依然恣意浮收。有加無減。雖然。苟有科稅之可完、雖歉收之歲、亦曰艱難猶不至于重困。若窮簷無告之民。弱者委于溝瀆。強者糾聚無賴、橫行阡陌。劫掠殷戶。一二好義之士、共爲酌濟。有司則曰。若輩欲市義耶。置于法而拉取其財。至饑民困于無食、非惟弗顧、抑且倍加箠楚焉。夫不能裕民之食、而但思奪民之食。不能保民之天、而直欲絕民之天。嗚呼、爲民父母、何忍乃荼毒而至于於斯極也。或謂上有郡守焉。又上有監司焉。百姓受令長之害、豈無上訴之路。而不知無可訴也。彼虐取下民、以飽己腹。則必彌縫上司。以悅其心。上司悅其奉己也。方心許其爲能、而庇護之矣。又豈肯輕納小民之訴也哉。夫民怨不可蓄也。衆怒不可犯也。百姓雖蓄積怨怒、而究不敢與有司爲難者、非特畏官也。乃畏法耳。其所以畏法者、直畏夫死耳。儻有司而罹於法。死亡之禍必立至。不如姑爲隱忍、猶可以苟延旦夕之命。雖然。有司莫謂小民不足畏也。使困民而處之有死無生之地、則民不畏死矣。死既不畏、何有于法。法且不畏、而官復何所恃耶。嗟乎。自古國家致亂速禍、未有不起于聚斂之有司。竭澤而漁。不卹其民。爲人主斂怨于下。因以釀天下之變。故欲固邦莫如安民。欲安民、莫要于愼擇牧民之吏。而欲郡吏之良、則尤在于監司大臣、能灑濯其心、以風厲于上。則下雖有不肖之有司、亦必

凜然知畏、而自不敢逐于貪.有司既不貪.則掾吏胥役、又孰敢弄法舞文、以魚肉齊民乎.吾故願牧民之有司、知民之可愛、常保之如赤子.知民之可畏、毋棄之爲仇讎.則官民相得而上下安.不貽天子以宵旰之憂.其于朝廷簡任之意、亦庶乎無負也矣.

天無私論

客有問於予曰.天有私乎.曰無私.天既無私則凡爲天之所生、皆宜爲天之所愛.何以或寵綏之頻加.或阨窮而不已也.予應之曰.此非天之有私也.因乎人也.上自帝王、下迄隸丐、皆人也.皆天之所生也.而貴賤懸絶若此.天豈有私意於其間也哉.今夫人豐厚瘠薄、勢有不同.聰明愚魯、質有不同.勇壯怯懦、力有不同.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夭、命有不同.使天必欲盡生人而均之平之、歸於盡一、以自明其無私.天豈若是之戾規耶.客曰天無私矣.福善禍淫、非天道乎.則良善宜蒙福、淫惡宜膺禍矣.何以善人有終身潦倒、惡人且奕世顯榮也.予曰.天之待人、以積世論.不以一身論.身雖爲善、其先世之積愆未消、安能以其一身之善而遽降以福.身雖爲惡、其先世之餘澤猶存.亦豈必以其一身之惡而驟施之禍.大易不有餘慶餘殃之說乎.客曰.餘慶餘殃.吾固知之.今有人焉.累世以來.世濟其美.而其人孜孜好善.乃不惟不得榮其身.而且厄其嗣續.有人焉.累世以來.世濟其凶.而其人又種種造惡.乃不惟未嘗困其身.而且蕃其子孫.則又何也.予曰.天之爲道.有常有變.常者、一定之理.變者、不測之數.無一定、則人無以識從違.非不測、則人無以息徼幸.此皆陰陽消長自然之所運、天亦不得以私而主之.夫道有常變.而數有盛

衰。際數之盛。天以常道順而行。値數之衰。天以變道逆而施。故虞書惠迪吉。從逆凶。如影響。言其常也。柳跖壽終。顏子殀亡。張湯有後。鄧攸無兒。此變之爲也。客曰。天人一理也。人心之是非。卽可以決天意之予奪。而莊周有言。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何又不相合而相反也。予曰。此莊子生於衰周之季。世事壞。天道變。小人得志。正士不容。故憤而爲此荒唐悠謬之言。豈眞天人之相反也哉。且子獨不觀乎富貴非天之所厚乎。其人而富貴焉。雖小人也。而人卽莫不奉之爲君子。貧賤非天之所薄乎。其人而貧賤焉。雖君子也。而人卽莫不鄙之爲小人。天與人意。固未嘗不合也。士君子不幸而遭時不偶。亦惟有順乎數。安乎命。盡其在我。以聽夫天之所爲而已矣。天有私乎。無私乎。又何問焉。於是客不再問而退。

論佛

佛也者。弗也。弗以人之常道爲道者也。夫人之常道。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和。而彼佛氏者。必去而君臣棄。而父子夫婦屏除一切。以期于明心見性。登于化域。嗚呼。自有佛氏。而三綱淪。人道絕矣。雖然。使學夫佛者。屏居于深山邃谷。練修于精廬靜室之中。悟徹眞如。離去塵垢。以自求於超凡而入聖。彼固欲自成其爲佛也。吾亦何惡乎爾。吾所惡者。從佛之徒。曾不識佛旨元微。徼其糟粕。更造爲禍福因果之說。以煽誘愚人。其爲世道人心之害焉深也。夫佛以清淨爲宗。故空諸色相。而必梵宮琳宇。金碧輝煌。傾人之財。疲人之力。以侈大其觀。非佛之本意也。佛主於慈悲。方不惜捨身以濟物。又豈肯借名募化。說法訹人。吸取衆人之脂膏。以供己之欲。如佛之設念。而誠在于壯己之觀。快己之欲。則所謂清淨慈悲者。其

安在耶。世之沙門僧、比邱尼、皆所謂佛門弟子也。削髮披緇。托身方外。名歸淨域。實戀塵緣。究其所爲、已足爲人間之蟊賊。而有所謂大和尙者、本非德行高僧。裝飾規模。開壇講經而說法。其所說法、不過佛門之粗律。其所講經、祇是佛乘之游談。居然上座、受人膜拜。受人齋供。受人錢鈔。而又多設懺會、招聚愚夫愚婦、混處雜居。大亂男女之防。更有不法僧尼、以佛護身。奸貪淫穢、無所不至。嗚呼。佛如有知。當亦深恨此輩。大壞法門。將置之於阿鼻地獄矣。而世人不悟。動曰佛門弟子。喜施捨之不爲靳。卽其人性本慳嗇。平日於兄弟親戚朋友、與夫鰥寡孤獨窮而無告之人、欲求其稍爲賙卹、而不可得者。一旦僧尼以修佛殿、裝佛身、叩募之。亦不惜慨然而一爲解囊。其於僧尼敬信之也如是。非敬僧尼也、敬佛也。非信僧尼也、信佛也。蓋佛教之溺人已深。上自王公。下至庶民。無不專心佞佛、以求福田利益。雖大聲疾呼而欲覺悟之、其可得乎。彼佛氏者、不染愛河慾海之累。六根淸淨、以獨修其身可也。必欲廣其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果盡遵佛氏所爲。去其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則不仁不義之禍熾、而相生相養之道息矣。且人非能盡出於空桑也。而人類不幾絕乎哉。夫佛以慈悲爲念者也。皈吾教而致天地之間、人無種類、其可悲憫何如。又何有衆生之賴其普救也耶。

原釋

夫釋氏者、本西域之教。自漢明帝感於夢幻、使人西求佛。而其教遂流入於中國。至魏晉六朝之間。佛教浸廣。塔廟漸增。而沙門之徒日益蕃。鳩摩在秦。繙譯經典。以廣播海內。後世佛書蔓延。皆出自姚秦也。至

達摩西來、掃除一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是眞善爲彼教解脫、妙棄筌蹄、吾嘗以爲鳩摩則滯迹於有、達摩則化迹於無、獨能發釋氏不住之元風者也、梁武帝佞佛、達摩見帝所主、在於因果、自視功德莫大、達摩謂其所爲無一功德、以是拂帝意、遂隱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逝、夫武帝所爲、本無一可爲功德也、彼以六度布施爲第一、而三度捨其身於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贖歸、夫既捨之矣、曷爲贖復歸也、欺佛乎、欺己乎、欺天下乎、況此億萬之錢、何一非百姓膏血所出、不恤民艱、而安以是飽寺僧之腹、功德何在、又以佛主慈悲而戒殺、致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惜物命、而寧使祖宗絕血食、迨與北魏爭壽陽、則三築淮堰、淹死生民數十萬、不忍物命、而輕棄民命、倒行逆施如是、又何功德之有、其始也、御食止於菜菓及臺城被圍、而不免于破其戒食雞子、卒呼荷荷而餓死、豈佛喜其功德度之、入於西方極樂世界耶、且爾時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兄弟叔姪、相賊相殘、澌滅其彝倫、事佛求福也、禍乃至此、夫梁武佞佛、不獲福已、又安能福人乎、而近世之修佛事者、以禮梁皇懺爲大功德、何歟、或謂事佛自可求福田利益、北魏太武帝與崔浩、深惡佛法、誅沙門、廢佛像、毀佛寺、而太武被弒、浩至夷族、非惡佛之報歟、果爾、厥後宣武最崇佛、而胡太后作永寧寺、極其壯麗、爲浮屠九十丈、上刹復十丈、飾以金玉錦繡、塔廟之盛、自古罕有、其崇佛也、可謂極矣、然宣武短祚、胡太后不免爲爾朱榮沉于河、崇佛而得禍、則又何也、嗟乎、佛之爲道、其教空萬象、寂諸緣、歸于清淨、以證厥菩提也、而豈欲紛紛擾擾、以禍人福人、炫惑天下、使人之信而競事于奔波哉、自後來釋氏、借佛法而倡異言、設爲天堂地獄之說、藉以射利、而空虛清淨之本旨、已盡失矣、夫人

明乎理者少。昧乎欲者多。言及禍福、孰不生畏喜。言天堂孰不慕。言地獄孰不懼。釋氏因爲之言曰。雖有惡行、能持佛念經、卽可以登天堂而獲福。雖有善行、不持佛念經、不免墮地獄而罹禍。於是惑其說而信之者、蓋十室而九焉。抑知善善惡惡、天之正道也。佛豈能悖于天乎。如凶惡之徒。日誦貝葉之書。心藏蛇蝎之行。既死矣。以其能信佛、佛卽引之而享天堂之樂。而正人君子、以名教綱常爲己任。其卒也以不信佛、佛卽墮之、而俾受地獄之災。善惡倒置。是悖乎天矣。佛豈爲之。吾有以知其必不然者。況觀夫古之佛弟子。其戒行稱高潔者。問其家風。不過一塢白雲、三間茅屋、一鉢一拂。到處生涯。曷嘗營營於塵俗之中、講因果、說禍福、以爲能廣釋氏之教哉。吾故謂人能率性之善、不昧心體本然之明。恬靜澄虛。泊然而寡營。淡然而無欲。雖不事佛、亦可爲吾教之傳人。死必爲神矣。若夫日逐於聲色貨利之間。心性俱失。雖今日飯僧、明日修寺、以是爲吾無量福也。佛其許之乎。噫。是必不許之也矣。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則世之人曷不移佞佛之心、轉爲切己之學。庶乎大道可明、而天下治矣。

論鬼

以素不相識之人、一旦萃聚而游處。彼與此兩無所嫌。何也。以其爲人也。若夫親戚友朋。當其化爲異物之後、或聞其嘯於梁曰。是某之聲也。鬼也。則惕然恐而避。或見其形于室曰。是某之狀也。鬼也。則駭然驚而走。夫方其爲人、雖疏弗疑。及其爲鬼、雖親亦忌。然則鬼也者、固人之所深爲畏惡者也。何畏乎爾曰。以其禍人害人也。嗟乎。鬼亦何能禍害人哉。凡人精神強固。陽氣方充。陰邪不得而干之。何有於鬼。惟夫

氣將散、數將盡、命將訖、已將以鬼爲鄰。於是鬼從而侮之踣之。是以禍害乃人所自召。於鬼何與焉。其爲人禍害者、惟厲鬼耳。彼既強死。故往往出而爲祟。亦不能無端而害人。因其祟而致死者、必其人夙與爲讎者也。或則其致彼于死、而報復之者也。若晉景之夢大厲、齊襄之見豕人、鄭駘襘、豐段之死于伯有、漢高后傷腋而死、卜爲趙王如意之爲祟。是已。否則其人之數、身合爲代。或應遭其劫。如縊溺而死之鬼、癘疫之鬼是也。不然。天地神明。森然布列。鬼何敢肆行胸臆、妄作威福、以害及平人哉。況今日之鬼、卽昔時之人。今時之人、卽將來之鬼。何畏焉。何惡焉。而吾特畏惡夫世之人而鬼者也。彼人而鬼者、其形則人也。其心則鬼也。挾其機械變詐之智。自以爲能與彼同類相交。則以詐禦詐。以詐濟詐。朋比互售其姦。而玩弄忠厚長者于股掌之上。語言詭譎。翻覆無常。見有勢力可倚、資之以攫利。則朝夕奔走趨承、若蟻附羶。一朝見其勢去、便轉眼若不相識。且或助他人而共排擠之。昌黎所云。落陷穽不一引手救、而反擠之。又從而下石焉。若輩之所爲、大都爾爾也。噫。所爲如此。雖鬼不若。然彼固靦然自以爲人也。人與之相處。亦信其爲人。不疑其爲鬼。受其欺愚而不覺。及覺之而陰嘗其害、已不一矣。爲鬼爲蜮。有靦面目。詩人之刺、豈過論哉。吾悲夫世之人莫不知畏惡夫鬼之爲鬼。而人而鬼者、於青天白日之下、肆行其鬼魅之伎倆、以迷人而害人。其可畏可惡爲更甚。而竟莫知也。且親之而近之。蓋亦勿思之甚矣。

懲貪

古之人有言曰。貪吏不可爲也。廉吏亦不可爲。夫貪固不可。而廉則何不可之有。蓋廉則無私。無私則明。

吏治有不修乎。貪則多欲。多欲則昏。吏治其能修乎。以是思吏治之要、莫要於崇廉而去貪。然而天下貪吏多而廉吏少何也。人逐于利耳。以利爲尙。則雖欲遏其貪饕之欲而不能。夫廉吏之風可慕。貪吏之名不可居。人盡知之者也。何一行作吏。貪念輒生。舉平日所致嘅于有司之無良者、有不禁躬自蹈之。利誘于外、則志昏於中耳。身膺父母斯民之任。而惟是逐逐於網利之爲。此固凡爲吏者之罪也。而揆厥所由、州縣之吏。其貪也、半在營己身家之肥。而半因於上司之多誅求。嗟乎。爲封疆大吏。誠使其秉廉正潔白之操、以倡率于上。賄賂不通。人不得以私干之。則凡其所屬之吏、孰不肅然知畏。何敢以一官爲奇貨之居、而肆其欲。無如爲大吏者。位高矣。祿厚矣。勢尊而權重矣。而貪得之心、亦竟恃之而愈熾。方且縱屬吏之貪汙、爲己聚利藪。蓋羣吏之爲優爲劣、進退黜陟、其權一操于大吏。快其欲、卽引而列于薦牘。拂其意、卽擠而掛諸彈章。其所舉劾、無不計賂之有無輕重、以上下其手。彼羣吏見大吏之所爲如是也。顧安得不竭力彌縫。競事餽奉。以結其驩。於是雖至於下浚民膏、上蝕國賦。而有所不憚。夫浚民膏、是爲民之蟊。蝕國賦、是爲國之蟊。況夫國之錢穀於上輸外、必有所存貯于州縣之倉庫者。備不虞、濟緩急也。今有虛籍、而無實貯。設有不虞、將以何給。是不惟民病、而國亦病。雖然此弊之沿積也久矣。非聖天子、赫然大振厥威、務爲懲創而掃除之。則雖命使者四出、嚴行盤查。而其弊卒牢固而不可破。何則。州縣既有虧空。聞使者之出。則必預爲撙飾支吾之計。迨使者入境。必巧探其意旨所欲、曲爲承迎。厚賄其左右、以求隱爲之庇。彼使者其果自守廉直、眞能爲天子任其勞怨。無封殖之欲。無狗庇之私乎。而未必然也。則亦不過

藉是以射利苟且完事以復上之命而已有盤查之名無盤查之實縱一使既還一使復出徒爲擾擾其於事曾何濟之有愚竊以爲欲去其弊則必究其弊之由生州縣虧空之弊其原生於上司喜賄賂下屬競進奉耳吾思身爲大吏居高位享厚祿負尊勢操重權其受朝廷之寄荷國家之恩也大矣曾不思爲國爲民而專於盈己谿壑爲罔上營私之事致耗州縣倉庫之儲蓄無以備不虞其負上之罪何如哉大吏者羣吏之表也大法則小廉故國之於大吏也待之甚優而責之特重使其怙尊貴之勢肆然于上貪而無藝慾而無厭國計民瘼了不爲念而基封疆異日之禍是何可不嚴以法懲之如以其爲大吏也縱罪惡已彰而姑爲寬縱不過薄示其譴吞舟之魚竟使漏網則大吏其何所畏不惟大吏無所畏也羣吏見大吏雖有罪而法所不加則共思爭前趨承倚之爲援而背公奉私妨民病國之事又何憚而不爲古者法行自貴蓋深有見及於此也愚故謂吏無大小一以貪敗而法在所必行其贓賄雖經抄籍入官猶不得倖免於罪則刑均而法嚴人生畏懼之心長其廉耻遏其貪墨而浚剝侵蝕之弊自戢澄吏治而肅官方厚民生而裕國儲其道倘有在于斯也夫

論奢

風何以淳本于儉也俗何以壞成于奢也嗟乎自奢風一倡浸淫人心溺而不知所返也久矣富者相耀而貧者競慕凡吉凶之事強欲效富人所爲以飾一時之美觀於是多方那移重息稱貸既而逋負纍纍索債盈門父母妻子衣食坐是以不給其在富者自恃素蓄饒益極欲窮奢祖宗錙銖積之彼直泥沙棄

之夫如山之積。奢則易消。彼之身固以快樂終矣。而子孫敖尤、日加月甚。其家未有不至於傾蕩者。迨傾蕩而後悔、嗟何及矣。奢之爲害也如是哉。近俗之奢、莫甚于江左浙右。本不過一齊民耳。家饒于財。具宮室之華、衣服器皿之麗、食饌之豐美鮮腆。儀若王公。而婚嫁喪葬外觀益極其侈。雖縉紳閥閱之家、視之有逾不逮者。滔滔江河。流而日下。正不知有何底止也。夫冒上無等、賈誼所爲長太息也。昔殷王紂爲象箸。箕子唏之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夫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一玉杯象箸所損幾何。而箕子猶以爲唏。誠以奢欲一開。不可復遏。他日悟心喪德。何一不爲。敗亡之禍、即基于是焉耳。豈知今日富民之家。玉杯象箸、且設而爲常物乎。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君子以爲濫。魯莊公於桓公之廟。丹其楹。刻其桷。御孟諫曰。儉、共之大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古人之懲夫奢也如是。今富民之家。其宮室器具之飾。雕鏤彩漆。侈濫數倍前人。竟相習以爲固然。無足怪。鄭公子臧好聚翫。文公惡而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今富民之衣服奇衺。其不衷殆有甚焉者矣。宋永寧公主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太祖曰。汝後勿復爲此飾。主曰。此用翠羽幾何。太祖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因慚謝。今富家婦女、裙襦之綺麗。彼貼繡鋪翠、又烏足以爲華美耶。奢僭無度、乃至此極。風俗之敗壞。何如也。雖然物極則反。天之道也。晉何曾位居三公。日食費萬錢。猶嫌無下箸處。至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石季倫富堪敵國。以椒塗壁、以蠟代薪。與王愷鬬富。武帝助愷。猶不能勝。及季倫爲倫秀所誅、身死東市。卽金谷名園、亦霎時蕩爲坵墟。豈非以其奢侈過甚、不惟爲人所忌。而亦爲天之所棄耶。自

古驕奢而致敗亡者、不可勝數.卽此二人以觀、亦宜知所鑒矣.況今人非必有如何曾之貴、季倫之富也.而汰焉以奢誇勝、何歟.夫人常苦于不足.我獨享其有餘.是因天之厚我以生也.天厚之而我顧自斲而薄之乎.則何如返之於儉.去其淫靡.歸於淳樸.以爲後人法.且與其縱一己無窮之欲.恣爲蕩耗曷若推其所餘潤、及於宗戚、友朋、鄉黨、鄰里、之鰥寡孤獨、窮而無告者.俾無失所.厚種德以貽子孫.則富可長保.縱不能長保其富.要必有賢子孫振起于其後.以視夫恃富而奢、一敗塗地者.其得失相去奚啻什伯也哉.

任人論

天下之治亂.係於任人.任得其人則致治.任失其人則致亂.此其大較也.而欲任人之無失、在乎人主有知人之明.能知人.則邪正辨而舉錯肖當.不知人.則是非淆而用舍乖宜.治亂之分、實根于是.虞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然則知人豈易言哉.而不知人之失、其害又豈淺鮮哉.吾嘗謂人主所處之勢至尊也.而實孑孤.高居九重之上.進退予奪生殺.其權惟君得而主之.故望之如帝天.威焉若雷霆.上自公卿.下及黎庶.薄海內外罔不肅然而稟於一人之命.勢何尊也.然以一人之身.而宦官宮妾希寵于內.羣臣百僚求榮于外.環而伺焉.百端雜出以嘗試之.苟君心一有牽繫、卽有以蔽其聰明之蓮.而姦邪之徒.遂將乘其間.顚倒黑白.以蒙人主.於不能察.由是君子斥.小人進.牽類引朋.布列於廷.內外交結.共爲壅蔽.而舉朝幾無一可爲人主儼然倚賴之人矣.其勢不又孤乎.夫處至尊之勢、而形或孤立.何也.私欲蔽其

聰明、闇于知人。受姦人之欺謾而不覺也。且夫姦邪之人、所以逢君之欲、以固厥寵者。其術何所不至哉。君好色、則進之以妖冶之姿。君好利、則導之以聚斂之術。君好佚樂、則誘之以游畋戲玩之事。凡夫士木甲兵禱祠、可以廣侈其君之心者、無不爲獻媚貢諛以成之。而又飾情僞貌、深藏其機于不測。險詐而假爲朴誠。殘刻而佯爲寬厚。凡營私之計、巧託奉公。病民之方、詭言利國。人主不能察其衷。竟信之而不疑。任之而弗貳。君臣相得。甚者漸假以權。夫權既入於其手。彼乃內益行逢迎之術、以愚其主。外竊假威福之權、以市於人。人見爲權之所歸也。而寡廉鮮恥之輩、翼其一引手而登於要路者。莫不鑿金輸寶、蠅集蟻附于其門。至羽翼既多、爪牙日衆。根株盤固。而若人乃益無忌憚矣。嗟乎。進退予奪生殺之權、乃朝廷所以靡礪天下之人才者也。而姦人方挾之、以爲私行喜怒之具。其私所喜者、立援而升之於雲。其私所惡者、即擠之而墮之於壑。且計賄賂而上下其手。蔓枯轉移于呼吸之頃。夫庸情未有不嗜榮而畏勢者也。因各私爲計曰。吾逆于君猶可也。而權臣之意、必不可拂。吾虐于民、無害也。而權臣所求、必不可違。思所以進奉其左右、以結其驩。則雖下剝民膏、上侵國賦。而有所不憚。驅天下之爲吏者、惟權姦之是奉。則人主大不利。彼姦人之初、豈即計及于是哉。不過貪富貴之樂、媚于上以邀之耳。迨位愈高、勢愈厚。權愈重。而心益以放肆。故其始也恃君之寵。假其權以制人。而其既也。即人主幷爲其所制。動靜不得以自由。而國之象危矣。然彼方侈然自滿。矯飾太平。天變譴見于上、以爲不足警。人怨沸騰于下、以爲不足畏。災荒頻告。寇盜蠭興。而以爲不足憂。遂釀成天下無窮之禍。自古任姦敗國。往往而然。何可勝歎哉。易曰履

霜堅冰至。蓋言陰邪不可不抑于其微也。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所以速禍也。又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任非其人、未有不至於傾覆者也。易之垂戒如是。人主顧奈何而忽於任人也耶。夫前事之善敗、後事之鑒也。昔漢宣帝、知任丙魏、而成中興。及成帝任王氏、竟移漢祚。唐明皇任姚宋諸賢、而致開元之治。任楊李、而召天寶之亂。自漢唐而下。凡天下之治亂興廢、未有不在于任人得失之間。夫世之人君。孰不思興而治。孰不思廢而亂。其任人也。孰不樂得忠賢而任之。惟是喜夫人之能順己之私。從己之欲。遂至以佞爲忠、以姦爲賢、是崇是信、委之爲心膂、且專且久。雖罪惡彰著、而猶不忍去之也。如是欲天下之無敗壞。其可得乎。誠使爲天下主者。正其心誠其意。廓然而無私。粹然而無欲。謹于君子小人之辨、擇人而任。毋爲姦人之所中、則庶矣。

遠慮論

天下之患。常有出於所備之外。夫有備猶不能無患。矧不備不虞。安得無一旦卒然不可知之憂。書曰。恕豈在明。不見是圖。又曰。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思患豫防。繫於既濟之象。而周公陳戒無逸。乃卽在成王太平之世。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古之君子爲保世之謀。未有不兢兢業業、圖於幾先。慮之深遠、而預爲之備焉者也。其在後世開創之君。身歷艱難。深鑒前代興廢之故。欲爲子孫作久遠計。其君臣相與講畫、以定一代之規模者。亦必慮之固而處之詳。而後之嗣君。生長崇高。席承平之業。薄海內外。莫不頫首聽命。自謂有泰山之安而可無他患也。於是于祖宗所以綱紀一世之道、漸成廢弛。其有

因循仍而未廢者、亦不過視爲具文而已矣。其君既狃于晏安、無憂盛危明之意。而其臣復務爲容悅、無陳善責難之心、固寵貪榮。方且競事營私、互爲朋比。率相欺謾、以蒙蔽人主之聰明。若此者危亂之機已伏。特恃以爲安而不自知也。斯時也非無一二老成深識之人憂天命之靡常。慮人心之叵測。出其忠言至計、剴切指陳。而君既逆耳違心、拒而不納。舉朝且羣笑其爲不識時務。無論徒潑此狂言。有相與排而去之耳。抑知患起於微、禍生於忽。不能於禍患未形之先、早爲之圖。一旦變故突生。倉皇無措。國事常有至於潰敗而不可救。嘗觀歷代以來。上下泄泄。自謂無事。而敗壞即踵于其後者。蓋有可按而知也。嗟乎。燕雀處堂、焚巢自號、嗟何及矣。昔楚臣莊辛有言曰。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吾以爲羊既亡而後補牢。何如豫固其牢而使無亡羊之爲得乎。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則甚矣慮之不可以不深。而備之不可以不預也。夫國家一切制防之法、所謂備之於有形者也。而無形之備、則在於結人心。人心既得。則民之於上也、不啻如子弟衞父兄。手足捍頭目。羣情蟠結。衆志如城。縱有意外之警、而亦無能爲害。顧人心其何以能得哉。書曰。罔達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咈民以從己欲。民畏上而強從。其心固不與也。而達道于譽。則不過區區行小惠以市德。而亦不足以孚海內之心。古之王者。其慮民也、意甚精。其誘民也、道甚篤。其治民也、具甚備。其防民也、術甚周。日漸月摩。旁皇周浹。民服其教而畏其神。自無不依依于父母元后之戴。不然。自貴而賤其民。自智而愚其民。自肥而瘠其民。自雄而弱其民。束縛之。馳驟之。劫之以勢。威之以刑。行督責之術、以箝制天下。自謂天下其莫敢誰何。而能爲子孫作萬年之計矣。

不知民不聊生。人有叛志。士崩瓦解。其端實由於茲。何也。過爲猜防。慮不見遠。而所以備之者、失其道也。是可知有國家者。遠慮而預爲之備、其道在彼不在此。

論調停君子小人

天下未有賢姦互任、邪正並立、可以致治、而不至于亂者也。或之言曰。君子小人之分。不可以太明。太明則必爭。爭則小人常處于勝而君子敗。君子屏氣。小人橫行。而國家之禍深矣。是何如渾然處之無迹。君子不自視爲君子。而亦無嚴絕夫小人。君子幸而遇時、當國秉鈞。其於同道、固宜引聚於朝、相與贊輔。而小人亦必有以位置之。俾無失其富貴之欲。則自可息其憤怨不平之心。而他日無反噬之患。噫。此卽所謂調停之說也。抑知其說必不可行。蓋君子能容小人。而小人必不能容君子。君子以忠厚爲心。故其去小人也。不爲已甚。小人惟逞其凶狠殘戾之性。故其去君子也、不遺餘力。吾嘗見于宋之世矣。熙寧時王安石、呂惠卿、以新法亂政。羣小用事。一時所謂君子者、盡遭屏逐。及乎元祐、宣仁臨朝。欲除新法之亂。召元老而委任之。於是羣賢彙濟。盈廷。此君子道長之日也。而小人之黨、不能盡去其根株也。不爲泰而爲姤。彼小人已駸駸乎有隱伏漸長之幾。其後呂范二公。慮小人在外者久不得志。積怒蓄怨。必將伺閒而思報復、釀爲國憂。故意主于調停。蘇子由極言其不可。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子由欲使之渾然無迹。則雖不主調停、仍不脫夫調停之見也。嗟乎。不盡去小人。則君子安能久于其位。又安能必小人不引進其類、共與君子爲讎哉。是以紹聖之初。楊畏蔡卞起章惇。惇進而專權、大肆凶慝。凡熙寧小人、盡引

于朝。而元祐諸君子、竄竄無遺。幸而哲宗雖暗、猶守祖制。不肯殺戮大臣。不然。東漢屠戮黨人之禍、安知不再見于宋也耶。至徽宗朝、蔡京執政、益肆其惡。羅織黨人。勒石立碑。俾君子無復有可伸之氣。夫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類、必至于鋤盡。正類既盡、而國家之大禍成矣。此固小人之罪也。亦由君子不務盡去小人之黨。姑爲調停。以優容之。使之乘間而起。張其虎狼毒噬之威。而至於此也。然則調停之說。其可行乎。傳曰。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仁人豈獨忍于若輩哉。蓋不決去姻疾之小人、則無以保全善類也。夫國以用君子而治。以用小人而亂。人君莫不喜治而惡亂。莫不知君子不可一日無、小人不可一日有也。而任人則往往反是。無他。君子守正不阿。不肯曲意以從君之欲。危言讜論、未免逆耳。是以人君貌雖重之、而情實疎焉。一聞浮言、輒以搖奪矣。君子見幾。亦卽引身而退。故常不得久于其位。若夫小人。內藏險譎之心。外飾恭順之貌。窺伺人主意旨之所向。獻媚貢諛。巧爲逢迎。人主喜其能順適己意也。則相得而無間。縱有歷數其姦而攻之。而君亦不信。言者徒獲罪而已。迨政事日壞。禍亂叢生。君乃覺其誤國而欲去之。則有所牽制而不能。何也。其盤踞既固。而黨援衆也。此小人在位得專而久也。嗟乎。當小人柄用之日。君子受其摧傷而莫進。及其既敗。乃欲任一二君子以挽救之。而事已不可爲。亦第諉于無如何而已。自古國家受小人之禍。大抵然也。何可勝數哉。是故宜辨之於早。而斷之於果。其何以辨之。秉乎義者、君子也。故其人難進而易退。逐于利者、小人也。故其人易進而難退。惟人君能淸心而寡欲。無惡直而好諛。則君子小人、正自可辨。知其爲正、任之弗貳。知其爲邪、去之弗難。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國

何患不底于治哉。不然。孰狐疑之見。使君子小人。雜然而並處。欲望其不釀而爲亂。其可得耶。其可得耶。

論朋黨

甚矣朋黨之爲禍烈也。夫同道相合曰朋。同惡相比曰黨。惟小人有黨耳。君子豈有黨哉。然君子惡小人之爲黨。而小人亦誣君子以爲黨。不以黨誣君子。欲排去君子。安能一網而盡之。觀自東漢而下。訖於有宋。其以朋黨之說而鋤善類者。何可勝歎哉。東漢之季。桓靈不君。宦寺專權。橫行海內。賢人君子。憤小人之亂政。欲擊而去之。不可得。乃揚清激濁。過爲風厲之行。以遏其勢。而太學之生。又務矜名高。互相標榜。於是小人嫉之如讎。而黨錮之禍作矣。凡屬正人。並隸黨籍。株累蔓延。鋤之殆盡。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郭林宗所以哭之慟也。而漢室已傾矣。唐之中晚。權亦歸于宦者。人主廢立。皆出其手。而朝士不能和衷協濟。以弭厥害。方且分黨角立。牛李之黨。相軋相傾。至昭宗之末。盡驅殺清流。投之黃河。使爲濁流。悲夫。而唐亦以亡。宋自王安石更立新法。同己者進。異己者逐。暨乎元祐。高太后垂簾。委任諸賢。斥逐羣小。以除新法之害。小人不得志。方且匿形伺變。以圖報復。而諸賢不悟。乃有朔黨洛黨蜀黨之分。彼此詆訐。授小人以可乘之隙。及哲宗親政。牢用章惇。大肆凶慝。凡元祐宰執。及侍從諸臣。貶斥竄逐。目爲黨人。至蔡京用事。益加狂悖。羅織黨人。勒石立碑于端禮門外。禁錮其子孫。無一得免者。於是舉朝之上。遍立佞士。金人南牧。束手無策。遂至中原淪滅。二帝蒙塵。而宋以不救。天下之壞也。豈非朋黨實貽之戚哉。夫大廈之傾。一支之非易。狂瀾之倒。障之甚難。君子當否塞之會。小人橫行之秋。正宜藏器于身。靜處以待時。

又何事過爲激烈、而嘗小人之鋒、俾誣陷黨籍、禍中于己身、而害并及於國家也、

文者、載道明道也。舍道學而言文、我不知爲文也。我鄉許太史慕迂先生、以青年掇巍科、入館閣、不及數年、遂歸不出、閉戶讀書、肆力於詩古文辭、已而與張丈莘皋、陳丈古民輩、講論道學、一言一動、皆準先民矩矱。家自宗伯以來、藏書最富、而太史尤篤嗜、搜拾遺文、故所藏宋元未刻之集、多至百十種、嘗彙漢唐以下、迄于昭代之詩文、各五千卷、卷百頁、名曰文海、詩海。手自丹黃、而甲乙之。太史之業、可謂勤矣。家比部穀原兄、與太史至契、曾借閱數十種、遇文之佳者、輒錄而藏之。後子敦初名復、從余游、因出篋中書籍質余、乃得讀有元榮公之文、十有二篇。余愛其議論精確、粹然儒者之言、大有裨於世道人心、雖近今世俗爭尚豔體、余則謂道學之文、不朽之作也。若風雲月露之篇、即一時傳誦、號稱紙貴、究與世道人心、毫無關涉、數年而後、恐不免厭棄耳。若榮公之文、可謂理學名言、百讀不厭矣。惜也、太史長往、後嗣不振、間所藏者、頗有散佚。想榮公之文、當不止此。奈余老而無能、不及登太史之堂、徧讀全編、可慨也。夫榮公未詳何人、而吾硤向稱元時有榮歪頭祭酒名肇、宋濂贊有鉅儒句、然邑志無傳、而宋贊不見于集、後嗣雖有在硤者、余不能識面、姑闕疑而俟他日正之。學者但當讀其文以明道可也、不必強爲之辭、以附會其說、亦不必拘於人之無考、而輕視斯文。則老人有厚幸焉。里後學王中驥朝華氏謹跋。

文章不原於理學、縱使摛華掞藻、精妙絶倫、譬若金玉錦繡、非不寶貴、然僅資玩好、而無適於用。惟夫經世之言、載道之文、即無以眩人心目、而其修辭也眞而樸、其持論也正而大、則有如布帛菽粟、爲人所日需、而不可廢。元國子祭酒榮公子與諱肇、吾峽先賢也。徵山南涯、預備倉基、即其故居。第年湮世遠、行跡

無徵。及讀許太史慕迂所爲傳。推其闡發程朱之學。前明宋學士濂所作像贊。稱爲先朝老臣。當世鉅儒。風裁尙可想見。今年春陳孝廉簡莊、得其所著古文辭一卷。計十有二篇。指陳剴切。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良以實理名言、大有裨于風教。且覺與今時習俗流弊、深爲切中。有不啻鍼砭而藥石也。嗟乎。自元迄今垂五百餘年。乐燹叠經。廢興不一。其間著作流傳、何可勝數。然皆如春花秋葉、隨時殞落。卽幸有存者。要不過紙上浮談、終鮮實際。而先生此編、獨經劫而不泯。且歷久而彌新。不可見不朽盛業、足以行遠而傳後者、固自有眞乎。乃世之人或笑以爲迂。或目以爲淺近。是亦不可與語斯道已。可嘅也夫。嘉慶十有七年四月旣望。里後學曹宗載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
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六八四五上

復